



李白传

安旗



李白传

安旗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李 白 传

安 旗

文海藝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秦皇岛市印刷二厂排版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8 字数179,000

1984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,86,000册

书号10228·082 定价1.05元

前　　言

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里，我由于无事可做而开始研究李白。大地春回，万物复苏，枯木朽株也抽出了新条。

一九七九年，我写成了《李白纵横探》，一九八〇年，我和薛天纬共同编撰了《李白年谱》；一九八一年，我又将几年来发表的单篇论文辑成了《李诗新笺》。就在进行这些研究工作的过程中，李白的形象渐渐在我心中活了起来。我如见其影，如闻其声，甚至好象亲眼看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是怎样产生的。于是，在一九八二年，我写了《李白传》。

这是一部文学性传记，而不是学术性传记。但其中李白的生平大事都有所本，李白的诗文也都是原作，与李白有关的人物也多系真人。不过，某些情节和细节则不一定实有其事，也就是说运用了虚构。我所理解的虚构，不是任意编造，而是合理想象。我赖以展开想象的基础，仍然是将近十年来所作的调查研究。

我不敢说书中的主人公恰如其人，我只能说这是我心目中的李白。自然，我希望他接近真实，也曾努力使他接近真实。只有真实的李白才能显示出历史的辩证法，而发人深省，并给人以力量。

安　　旗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于西北大学新村

刚登上大唐天子宝座的李隆基，遵照古礼：“季冬之月，天子乃教田猎，以习五戎。”在骊山之下，渭水之滨，举行了一次大猎。

咚咚的战鼓，声震四野。熊熊的篝火，映红千山。闪光的戈矛，好象严霜遍地。五色的旗帜，如同云霞蔽空。到处张起了天罗地网，四下布满了千军万马。六军将士严阵以待，好象面临一次真正的战争。

四匹龙马驾着一辆玉辂，驰出了长安东门，沿着渭水，来到骊山脚下。一路上，銮铃叮当，繁缨招摇。华盖之下，年轻的君王，手持倚天之剑，臂挽落月之弓，神采奕奕，雄姿英发。在雄壮的《秦王破阵乐》中，他巡视了猎场，检阅了六军，然后驰上骊山，亲自指挥了这场大猎。

一声“合围”令下，六军将士人人奋勇，个个登先，赶得飞禽走兽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于是，刀枪并举，弓箭竞发，鹰犬四出，人兽相搏。霎时，只觉得江河波涌，山岳风生，好象河神山灵都在为这次大猎助威。骊山之下，渭水之上，野兽的鲜血好象河水在流淌，飞禽的羽毛如同雪花在飞舞。最后捕获的禽兽多如山积，使太阳中的金乌也大惊失色，使明月中的玉兔也闻风丧胆。于是，六军将士欢呼“万岁”的声音，象一阵春雷滚过大地。

就在这次大猎中，正在讲武习戎的皇帝又召见了他早就属

意的姚元之^①。

年届六旬的姚元之从三百里外的同州贬所赶来时，不及休息，马上随驾出猎。在大猎中，皇帝发现这位先朝老臣不但老而不衰，而且驰骋如意。当天夜里，驻跸新丰驿，便向元之咨询天下大事。元之胸有成竹，对答如流，听得年轻的君王忘了疲乏，直到夜深。最后，李隆基一把拉住老臣的手说：“朕急欲励精图治，你赶快给我当宰相吧！”但是姚元之没有马上谢恩，却道：“陛下雄才大略，臣知之久矣！然臣有十事启奏陛下，如不可行，臣不敢为相。”皇帝急切地说：“爱卿只管大胆奏来。”姚元之便讲了如下十大条款：

“武后垂拱以来，实行严刑峻法，使人动辄得罪。臣请以仁恕为先，可以吗？”

“朝廷出征吐蕃，兵败青海，耗损国力，莫此为甚。臣请勿倖边功，可以吗？”

“近亲佞臣，触犯刑法，皆得逍遙法外。臣请法行自近，可以吗？”

“自古以来，宦官为祸，史不绝书。臣请内侍不得参预朝政，可以吗？”

“皇亲国戚贡献山珍海味、奇玩异宝，无非自媚求宠；近来公卿方镇亦渐效尤，均系民脂民膏。臣请除租赋外，谢绝一切贡献，可以吗？”

“公主外戚更相用事，紊乱朝纲。臣请外戚之属不任台省要职，可以吗？”

“先朝褒狎大臣，有亏君臣之严。臣请接之以礼，可以吗？”

① 姚元之即姚崇，因避开元尊号改名崇。

“京兆处士韦月将上书，奏武三思潜通宫掖，必为逆乱。本为忠言，不幸被斩。自是以后，言路遂绝。臣请群臣皆得批逆鳞，犯忌讳，可以吗？”

“东西两京滥修佛寺道观，劳民伤财。臣请禁绝一切道佛营造，可以吗？”

“吕禄、王莽等人危害国家，几亡汉室。臣请以此鉴戒为万代法，可以吗？”

姚元之每讲完一条，皇帝都答道：“可以。”最后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卿之所奏，朕都能办到。”元之于是顿首谢恩。

第二天早朝，李隆基便向满朝文武宣布以姚元之为宰相，同时又宣布了励精图治的决心，并将年号改为开元。

“开元之治”如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。它的金色的光辉照耀着华夏神州的三山五岳，照耀着大唐王朝的各道诸州，甚至连偏僻的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也在一片晨曦之中。

昌明县是一个四山环绕的小平原，其西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匡山也。从岷山发源的涪江，自北而南，从东边抱着青莲乡；它的支流盘江，则从西边抱着青莲乡。青莲乡就在这山环水抱的平原的中心。

开元三年，青莲乡里来了一位远客，打听一个叫李客的人。人们告诉他说：“就是那个从西域回来的富商吗？就是那个高卧云林不求禄仕的隐士吗？江边上那个大宅院就是他家。”

客人进门，主人带着惊喜的神情，“啊”了半声，便将他领进了内室，又小心翼翼地把门窗关好，然后两人促膝抵掌密谈了好一阵。最后，客人说道：“现在好了，你可以出头露面了。”主人却叹息道：“如今我已年近半百，还出去干什么呢？就让人们永远把我当做西域回来的商人吧。”客人深为惋惜地

说：“吾兄文可以经邦，武可以卫国，却终老于阡陌之间，未免可惜！”

正在这时，忽听得隔壁传来一个少年的琅琅书声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……”分明是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书声不但清晰流畅，而且高下有致，疾徐中节，读得来有滋有味，有感有情。显然是读书的少年完全沉浸在他所读的文章中了。

“这是何人？是你的儿子吗？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正是我那孽根祸胎。快满十五了。”

“从这书声听来，这孩子不是很好学吗？”

“好学倒是好学，而且已经写作了几百首诗文。他五岁发蒙识字，十岁读完了《诗》《书》，以后便再不肯在儒家经典上好好下功夫，只爱杂学旁搜。《楚辞》《庄子》，他百读不厌，可是对举业却一窍不通。”李客一边说，一边从案上取了一本诗文稿递给客人。

来客随手翻到一首《雨后望月》，便情不自禁地吟起来：

四郊阴靄散，开户半蟾生。万里舒霜合，一条江练横。

出时山眼白，高后海心明。为惜如团扇，长吟到五更。

然后点点头，并且赞叹道：“可谓短羽槁襯，已有凤雏态。”又随手翻到一篇《拟恨赋》，又情不自禁吟了其中两段：

若乃项王虎斗，白日争辉。拔山力尽，盖世心违。闻楚歌之四合，知汉卒之重围。帐中剑舞，泣挫雄威。骓兮不逝，喑噥何归？

昔者屈原既放，迁于湘流。心死旧楚，魂飞长楸。听江风之袅袅，闻岭猿之啾啾。永埋骨于渌水，怨怀王之不收。

不及念完，就赞叹道：“不亚江淹原作！”然后又说道：“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才学，何愁日后不能高中？”

李客却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偏他就是不愿走科举这条路。他说‘帖经’全靠死记硬背，算不得学问；‘试帖诗’束缚人的性情，难有佳作。所以，‘进士’一科，尽管别人趋之若鹜，他却不屑一顾。‘明经’‘有道’等科，就更不在他眼里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忽又听得院中呼呼风起。客人正奇怪：“刚才还是红日当空，怎么一下就变天了？”李客却笑了一下，走至窗前，推开了窗子。客人站起身来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原来是一个少年，正在院墙根下几丛竹子附近，练习剑术。只见他齐眉勒着一块大红抹额，身穿一件葱绿箭袖，足登一双轻便布靴。面如秋月，眉宇高朗，特别是一双眼睛，尽管隔着十来丈远，也使人感到闪闪有光。其身段之矫健，犹如游龙戏海；动作之敏捷，恰似天马行空。剑术虽不高明，但一招一式，却是气概非凡；功力虽欠深厚，但一往一来，却是顾盼神飞。

喜得来客拍着主人的肩头说：“有子如此，足下此生可以无憾了！”李客却说：“我正为他发愁哩！”说着又将窗户关上，转身拉客人坐下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自从避居此乡，剑术久废。去年整理旧物，忽见我家祖传‘龙泉’，不觉技痒。但也只敢在月明之夜，人静之时，练上一回。不料被这厮发现，便来纠缠。我不理会，谁知他却躲在那片竹林中偷偷跟我学会了。近年又读了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，一谈起聂政、专诸、朱家、郭解，就佩服得了不得。你说，我怎能不为他发愁？我怕他给我祸上加祸啊！”客人笑道：“所以你说他是孽根祸胎！”接着又说：“当今开元天子，广开贤路，求才如渴。此子既然能文能武，若晓之以大义，广之以见闻，何愁不走正路？说不定将

出来将入相，栋梁之材哩！”李客一听大喜，便握住客人的手说：“那你来得正好！贤弟久跑四外，见多识广，不似我蜗居山乡，孤陋寡闻，正好帮我教育教育这孩子。你就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吧。”说完，便又推开窗户向院中喊道：“李白，李白，快点来！”

二

李白出生时，他妈妈梦见长庚入怀，因此他爸爸便给他取名白，字太白。其实，他和一般婴儿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一样地圆颅方趾，一样地呱呱而啼。尽管看不出有啥异相，他爸爸还是将早已准备好的桑弧蓬矢挂在堂屋的门上，祝愿他儿子志在四方，不要象他这样窝囊一世。

李白到了三岁时，听见大人讲神仙，他就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，他还看见神仙照镜子来。听见大人讲月中有白兔捣药，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？马上又自问自答：“给我吃哩！蜜蜜甜！”说着还要呷呷嘴。妈妈笑他扯谎撒白，奶奶却说：“我带的娃娃从不扯谎撒白。小孩家多半说起风就是雨。长大懂事了，自然就不会这样‘神说’了。”

但李白一年一年长大，却“神说”如故，甚至更厉害了。十二岁上，爸爸教他读了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，他就看见了千里以外的云梦大泽，那里的山是什么样，水是什么样，土地是什么样，出产的东西是什么样，说得活灵活现。读了《楚辞》和《庄子》以后，他就更“神”了。当他眺望匡山，常常从暮霭中看见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带女萝。……”当他漫步江边，又常常从粼粼波光中看见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……”《离骚》中上天入地的幻想，《庄子》中翱翔宇宙的神话，更使他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。以致他妈妈常

埋怨他：“阿白呀，你的心到哪里去了？”他爸爸也奇怪：“这孩子的眼睛为什么带着梦幻的神色？”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使儿子爱好幻想的天性大大地发展起来。

远方来客在青莲乡住了一个月，李白几乎每天不离左右。他既不带他的猎狗上匡山赶野鸡，也不约他的伙伴到涪江边去射大雁，更不下盘江去游泳和摸鱼——这些他平日最喜爱的活动，在这个月中，几乎完全忘记了。远方来客山南海北的见闻，特别是开元天子大猎渭滨的盛况，励精图治的雄心，越发使李白的心长上了翅膀，飞到千里万里以外去了。分明是一堵普普通通的墙壁，上面只不过有一些屋漏痕和苔藓，他却可以看上半天，而且看见了京城长安，看见了东都洛阳，甚至看见天子坐在金殿上向他招手。分明是万籁俱寂的山乡之夜，他却听见了《秦王破阵乐》，听见了六军欢呼声，甚至听见千里万里以外有人在呼唤他。

当远方来客即将离开青莲乡的前夕，一连几天不见人影的李白，突然将一篇洋洋洒洒千有余言的《大猎赋》送到他面前。

客人连看了三遍，不由得将其中一些地方密圈点起来。

例如：

君王于是撞鸿钟，发銮音。出凤阙，开宸襟。驾玉辂之飞龙，历神州之层岑。游五柞^①，令瞰三危^②，挟细柳^③，令过上林^④。攒高牙^⑤，以总总兮，驻华盖之森森。于是擢倚天之剑，

① 五柞，汉离宫名，在扶风。

② 三危，山名，在敦煌。

③ 细柳，地名，在长安西北。

④ 上林，秦汉旧苑名，在长安西。

⑤ 高牙，高大之牙旗。古时，天子出建大牙旗。竿上饰以象牙，故称牙旗。

弯落月之弓。昆仑叱兮可倒，宇宙噫兮增雄。河汉为之却流，川岳为之生风。羽毛扬兮九天绛，猎火燃兮千山红。
又如：

所以喷血流川，飞毛洒雪。状若乎高天雨兽，上坠于大荒；又似乎积禽为山，下崩于林穴。阳鸟沮色于朝日，阴兔丧精于明月。思腾装上猎于太清，所恨穹昊于路绝。而忽也莫不海宴天空，万方来同。虽秦皇与汉武兮，复何足以争雄？

圈点已毕，然后送给李客，口中连称：“奇才！奇才！”又说：“他只不过听我讲了一下，竟然就象他亲眼目睹的一般。这大概就是刘彦和所说的‘神思’之力吧？”李客看罢，虽然口头上说：“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过从扬雄、司马相如辞赋脱胎而来。”但心里却也不能不赞叹：“想象之丰富，辞采之纵横，竟欲凌驾扬、马而上！”

最后，在涪江边上，宾主握别时，客人特地叮咛说：“令郎非池中之物。”李客也不得不承认：“青莲乡对于他是太小了！”

于是，李白开始出游附近一些州县，游了绵州首府所在的绵州，游了邓艾入蜀时取道的江油，还游了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剑门。

开元六年的春天，十八岁的李白，又出游梓州。梓州在绵州东南，坐涪江下水船，不消一日，便可到达。这里并没有通都大邑，也没有名山胜迹，吸引李白来游的，是一个叫赵蕤的人。

赵蕤，字太宾，住在梓州郪县城外的长平山上，人称“赵处士”。他年轻时是一个志在经国济世的人，曾经到过许多地方，还不止一次到东都洛阳去应试。但因屡试不第，便归卧山中，以著书立说自娱。最近，刚完成了他的专谈王霸之学的《长

短经》。开元以来，虽然地方推荐，朝廷征召，他却已年过半百，而且多年以来过惯了闲散自在的生活，也就不想出去做官了。于是人们便改称他“赵征君”。

李白拜见赵蕤之后，才知道这位老师不但学贯古今，而且好击剑任侠，生活也极其有趣。在他的山居中，养着几乎上千只各种各样的鸟。除了会传信的鸽子，会说话的鹦鹉，会唱歌的画眉，会戏水的鸳鸯，会打架的鹌鹑……他还驯养了几十只白羽、素冠、赤足、长尾的白鹇，而且给每一只都取了名字。他一叫谁的名字，谁就飞到他掌上来啄食。赵蕤的知识非常丰富，不仅前朝后代人物故事谈起来滔滔不绝，而且天文地理，三教九流，以至麻衣神相，他也无不知晓。李白对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敬佩得五体投地，赵蕤对这个负有不羁之才的弟子也十分赏识。赵蕤给李白悉心授以《长短经》，而李白也成了赵蕤驯养奇禽的得力助手。更兼闲时击剑为戏，闷时饮酒开怀，两师徒竟成了忘年之交。

赵蕤的《长短经》共有六十三篇，合为十卷。上自“君德”“臣行”“王霸”，下至“是非”“通变”“相术”，旁及“出军”“练士”“教战”……都是博采诸子百家，结合历代史实，针对近世弊政而发。既是治平之道，又是立身之学。虽然其中并无平步青云的诀窍，但李白从中确实学到不少辞章以外的学问。赵蕤的教学方法也和一般学校不同，不是照本宣科，让学生死记硬背，而是师生共同研讨。每日里师生二人，总是少不了纵谈古今盛衰治乱，品评历代杰出人物。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的管仲；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的晏婴；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；高卧隆中，三顾始出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诸葛亮；以合纵之策，游说列国，终佩六国相印的苏秦；

善设奇谋诡计，为世排难解纷，而义不受赏的鲁仲连……更是他们共同仰慕，经常称道的对象。一年下来，这些人的名字和事迹深深印入李白心中，李白越发有了非凡的抱负和盖世的雄心。

怎样才能实现这种雄心和抱负呢？赵蕤又以自己失败的教训现身说法。他对众人趋之若鹜的进士一科，嗤之为“赚人术”。他说：“时人都推重进士一科，谓之‘白衣公卿’。意思是说，凡由进士出身，便有位至公卿的前程。其实即使考上了也远非如此，而考进士之艰难，更是一言难尽。你听说过‘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’的话么？三十岁考上明经就算老了，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小呢！多少人负有倜傥之才，变通之术，苏、张之辩说，荆、聂之胆气，子房之筹画，弘羊之书算，方朔之机智……都为了考进士而把自己束缚起来，兢兢业业，循规蹈矩，好象一个大闺女一样，最后老死在考场之中了事。因此曾有人编了这样两句话：‘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。’你说这考进士是不是‘赚人术’？我就是上了考进士的当，误了一生。”

这一席话听得李白连连称“是”，越发坚定了不走科举一途的决心，便向老师请教科举以外的道路。赵蕤说道：“当今开元天子广开才路，诏命五品以上官吏皆可直接向朝廷荐举贤才。一旦得遇伯乐，便是你大展骥足之期。此外还有制举，制举者，天子待非常之才也。一旦名闻京师，便是你平步青云之日。至于如何赢得荐举和制举呢？……”不等老师说完，李白便高声答道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于是师徒二人相视而笑，便又痛饮一番。

李白在离开梓州郪县长平山这天夜里，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鹏，展开遮天蔽日的翅膀，向着无边无际的太空飞去。

三

开元八年，李白二十岁，初游成都。

唐代的成都，不仅是益州（蜀郡）的首府，而且是剑南道大都督府所在地。剑南道有三十多个州（郡）：北接陇右，南下岭南，西邻吐蕃，东至巴渝。岷江从岷山出来，分为内外二江，流经成都平原，好象腰间的两条玉带；峨眉耸峙在成都正南，拔地而起，好象摆在前面的一座屏风。正如晋代左思《蜀都赋》中的描写：“带二江之双流，抗峨眉之重阻。……于前则跨蹑犍牂，枕倚交趾。经途所亘，五千余里。”

成都历史的悠久，仅次于长安。秦惠王灭蜀国，使张仪筑成都城，始置蜀郡。秦孝文王以李冰为太守，凿离堆，平水患，而收灌溉之利，于是蜀地沃野千里，号称“天府”。到了汉文帝时，以文翁为太守，开办学校，普及教育，改变了披发文身等蛮夷之风。文化繁荣，比于齐鲁。自是以后，人才辈出：司马相如以他的才华见赏于帝王，扬子云以他的渊博留名于青史，严君平以他的数术竟成为神话人物。

蜀中气候温和，四季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常青之草。山峦间松柏葱郁，川原里绿竹掩映，高大的楠木拂云蔽日，挺拔的棕榈摇曳生风。田间的桑柘和麦苗竞秀，城周的芙蓉和朝霞争辉。到了春天，柳色花光，直可和帝京秦川比美；到了夏天，荔枝龙眼，又富有南国风光；秋天里，桂子飘香千里；冬天里

桔柚又在枝头挂着金黄的果实。

这里不仅有奇花异果，而且还有珍禽怪兽。娇小的翡翠，灿烂的锦鸡，婉转的画眉，矫捷的猿猴，甚至还有昆明进贡来的孔雀，安南进贡来的犀象和猩猩。传说是蜀国的始祖皇帝的精灵化成的杜鹃鸟，到了暮春季节，总是从午夜叫到天明：“快黄快割，快黄快割……”

唐代的长安共有一百余坊，成都也有一百余坊。长安有东市和西市，成都也有东市和西市。成都的西市，又叫少城。少城就是小城，是城中之城。这里是商业和手工业荟萃的地区，大街夹着小巷，大铺连着小摊。货物象山峦一样重重叠叠，花样象星星一样密密麻麻。这里不仅可以买到本地的土特产，而且还可以买到从长安、洛阳、金陵、扬州、越州、广州等各大城市来的外路货物。市场上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不仅有西蜀的仕女，还有外地甚至西域来的商人。蜀中的筇竹杖曾经传到大夏，蒟酱也曾传到安南。

蜀中所出的锦缎，质地精良，花样繁多，享誉全国，闻名天下。织造锦缎的作坊叫“锦院”，织工聚居的地区叫“锦里”，连濯洗锦缎的江水也叫“锦江”，甚至整个成都也叫“锦城”。

成都的绮丽风光和名胜古迹，李白神往已久。因此从梓州辞别赵蕤以后，特地枉道来游成都。

当李白行至离成都还有四十里的新都地界，刚好碰上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到成都上任，经过这里，正在驿亭中休息。李白一听大喜，他想，苏颋不仅是朝廷大员，敕封许国公，而且是当代文章巨擘，和兵部尚书燕国公张说齐名，人称“燕许大手笔”。今日天赐良机，岂能错过？恰好，《明堂》《大猎》二赋又撰写现成，带在身边，李白便到驿亭投刺求见，